

CiteSpace-Based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Genre-Based Instruction Research

Min 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Email: cstdxy2008@126.com

Received: Feb. 7th, 2020; accepted: Feb. 20th, 2020; published: Feb. 27th, 2020

Abstract

The author conducts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n genre-based instruction (GBI) with the tool of CiteSpace V. The research data (179 research papers) were retrieved from the core collection of Web of Science. The major findings include: 1) the top 10 high-cited references present a general picture of this area in terms of three major schools of GBI;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of GBI and rethinking on GBI; 2) researches of GBI focus on tasks, students, academic writing and goals of GBI; 3) the key research-front terms of this area are meaning construction, genre awareness, dynamic perspective on genre, the growing genre types, content-based GBI and data-driven learning in GBI.

Keywords

Genre Based Instruction, CiteSpace, Knowledge Mapping

基于CiteSpace的国外体裁教学法研究概述

何 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Email: cstdxy2008@126.com

收稿日期: 2020年2月7日; 录用日期: 2020年2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0年2月27日

摘 要

本文以web of science里的179篇体裁教学法(GBI)研究论文题录为数据样本, 可视化地描绘了近20年来GBI的研究全貌。10篇高引文献从GBI的三大流派、GBI的教学实践和对GBI的反思等三方面呈现该领域的知识结构, 通过分析高频主题词确定GBI的研究热点为GBI实施载体、主要受众、主要应用领域, 目标

等。通过检测词频变动趋势显著的主题词预测了GBI的前沿研究大致有对写作中意义生成的关注、对体裁意识和体裁动态性的强调、对日渐丰富体裁类型的研究以及用大数据技术助力GBI等。

关键词

体裁教学法, CiteSpace, 知识图谱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体裁教学法(genre based instruction, 以下简称 GBI)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 是基于体裁理论以体裁分析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法。主要流派有澳大利亚悉尼学派、以专门用途英语和学术英语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ESP 或 EAP 学派和北美新修辞学派。在 40 年的发展中, GBI 被广泛应用于英语为母语和二语的读写教学, 取得了丰硕成果, 并于本世纪初被引入我国, 成为继结果法、过程法之后的主流写作教学法。近二十年来, 体裁教学法在国外的研究现状如何? 有哪些热点话题? 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目前国内学界为数不多的对 GBI 的综述研究[1] [2]都是对该领域文献的手动分析, 难以呈现研究全貌, 所得结论也难免有主观之嫌。文献计量学因其数据全面、方法可重复的特点[3]能呈现某一研究领域全景, 帮助研究者准确厘定研究热点, 预测发展方向。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学经典工具 CiteSpace, 分析国外近 20 年来 GBI 的研究, 梳理研究现状, 锁定研究热点, 探究其未来发展方向, 并可视化呈现, 以期期为教学提供启示。

本研究工具为 CiteSpace V (版本号: 5.1.R8 SE (64-bit))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该软件能分析海量数据, 可视化地呈现特定领域的知识结构、分布规律, 在此基础上挖掘文献的潜藏知识, 并生成“科学知识图谱”[4]。笔者利用该软件对被引文献(cited reference)和施引文献(citing reference)进行数据挖掘和计量分析, 呈现 GBI 经典文献, 以廓清其知识结构; 然后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锁定研究热点, 接着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预测其研究前沿。

笔者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检索, 将主题词确定为“genre-based pedagogy”或“genre-based instruction”, 文献类型选为“article”, 语种选为“English”, 时间跨度定为 2000~2018, 得到文献 195 篇, 手动剔除不相关文献, 最终得到 179 篇论文。选中这些文献, 然后在导出功能区选择 Save to Other File Formats, 在 Record Content 中选择 Full Record and Cited References, 在 File Format 中选择 Plain Text, 保存格式为 download_GBI1-179。对数据除重之后, 生成按时间分割的小文本数据, 便于生成图谱。

2. GBI 研究基本情况

被引频次是文献影响力的常用测度指标: “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 [5]。CiteSpace 能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 根据被引频次得到一组文献, 这组文献可看作该领域的研究基础。时间跨度笔者选择了 2000~2018 年, 时间分区设为 1, 主题词来源同时选择标题、摘要、关键词, 节点类型选择被引文献, 阈值选择 Top 10, 图谱修剪选择寻径算法。运行 CiteSpace, 生成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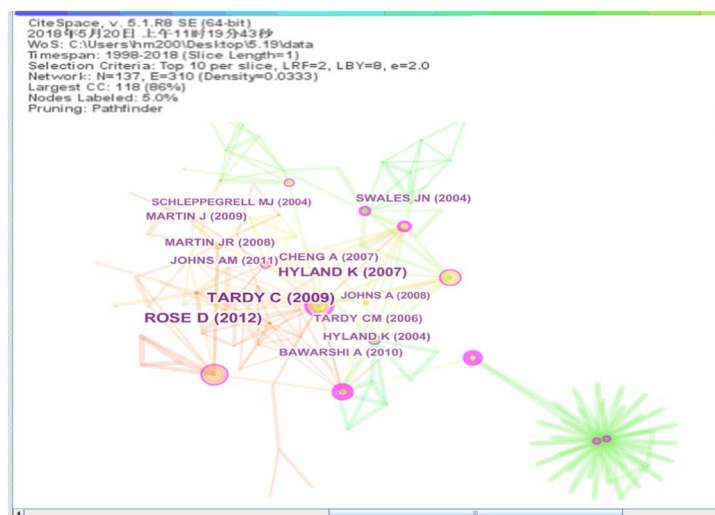


Figure 1. Knowledge map of co-citation analysis of GBI
图 1. GBI 共被引知识图谱

如图所示，图谱由节点(N = 137)和节点间的连线(E = 310)组成。节点代表被引文献作者，节点大小代表被引频次，频次越高节点越大。连线代表文献间共被引关系，连线越粗则文献间关系越紧密。图 1 显示了体裁教学法最有影响力的 13 篇文献的作者和发表年份，本文限于篇幅只介绍前 10 篇。它们从 GBI 三大流派、教学实践以及对体裁理论的反思三方面呈现了该领域的知识结构。

2.1. GBI 三大流派

GBI 悉尼学派的三部代表作：《学中写，读中学：体裁、知识和悉尼的学校教育》(*Learning to Write, Reading to Learn: Genre, Knowledge and Pedagogy in the Sydney School*) [6]；《体裁关系：映射文化》(*Genre relations: Mapping culture*) [7]和《体裁和语言学习：社会符号学视角》(*Genre and language learning: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8]分别名列高引文献第二、四、六，足见该学派在体裁教学法中影响之深远。上世纪 80 年代初，澳大利亚基础教育不平等现象严重：移民、土著、劳工阶级的子女与中产阶级的孩子相比明显处于劣势。马丁等人借用伯恩斯坦的教育社会学理论解释这一现状，认为教育主流语言是中产阶级熟悉的精致语码(elaborated code)，教育因此成了维持现行权利分配的工具[8]。伯恩斯坦倡导帮助学童获得话语权力，马丁将其落实为帮助学童掌握不同体裁。掌握了主流体裁就意味着有机会获得话语权利，从而获得更多教育资源。系统功能语言学(SFL)是悉尼学派的理论基础。马丁在韩礼德情境语境——语域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语境——体裁，协调语域三大变量：语场(交际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事，以及参与者从事的活动)，语旨(参与者是谁，性质如何，社会地位和角色，语言交际中对话角色关系)和语式(语言交际的渠道，媒介)，产生意义[7]。维果斯基学派倡导的互动促学机制和习得的层进性指导了悉尼学派的教学实践。由解构、建构、独立构建三步构成的教学循环圈 TLC (teaching and learning circle)建基于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ZPD (zone of proximate development)以及新维果斯基学派的脚手架理论(scaffolding theory)，在实践中应用广泛。这三篇文献廓清了悉尼学派的全貌，提供了详尽的教学指导。Rose 为了理论更好地适用于基础教学，还简化了 SFL 繁杂的术语使之成为小学教师也能使用的教学元语言[6]。

随着英语用途的细化，专门用途英语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和学术英语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勃然兴起，并催生了 GBI 又一重镇——应用语言学派(又称 ESP 或 EAP 学派)。John Swales 在该派的开山之作——《体裁分析——学术与科研英语》(*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9]中阐释了与体裁分析相关核心概念,介绍了体裁分析在研究论文、实验报告、项目申请书等教学中的应用。2004年 Swales 又一力作《研究体裁:探索与应用》(*Research Genres: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s*) [10]问世。该书聚焦高级英语学习者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常用体裁,如博士论文、博士答辩、研究会谈、研究论文的研究和教学。Swales 还利用密歇根口语数据库,将口语纳入研究范围,拓宽了体裁的研究领域。该派另一代表人物 Ken Hyland 的《体裁与二语写作》(*Genre and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11]详细介绍了英语作为二语的写作体裁教学的课程设计、需求分析、教学目标和对象等,极富实践指导性。Swales 提出的语步分析(move analysis)是体裁分析的利器,他总结出的研究论文引言结构 CARS 模式在论文语步模式分析中被广为引用[9]。

北美新修辞学派将体裁定义为社会行为,强调语境对其决定性影响,认为体裁永远处于流变之中[12]。悉尼学派和 ESP 学派都倡导明示教学法,但修辞学派却认为体裁特征难以用课堂语言充分描述,体裁知识暗含的态度、信仰、预设等只能通过隐性教学获得。所以它并未像其它两派一样构建出明晰的教学框架,Bawarshi 的《体裁:历史、理论、研究和教育方法介绍》(*Genre: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and Pedagogy*) [12]对 GBI 三大派综合评述中用较多篇幅介绍了该流派。虽然新修辞学派的实践指导性逊于前二者,但它对 GBI 的独特贡献在于:1) 提倡用隐性教学作为明示教学的补充;2) 丰富了体裁学习目标。体裁知识在明示教学法下可能被简化成模板,而隐性教学法对这种僵化倾向有一定反拨作用。该学派重视语境,提倡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界定体裁,还提出了体裁学习的目标:体裁跨语境迁移能力,包含低地迁移和高地迁移能力。这种体裁应用的灵活性应该成为新语境下体裁学习的高级目标。

2.2. 教学实践

体裁理论的教学适用性是是该理论强大的现实保障。Hyland 的文章 *Genre pedagogy: Language, literacy and L2 writing instruction*, 从文化、社会、语言多样化教学背景下比较了体悉尼学派和 ESP 学派,并从教学设计、教学顺序、学习帮助、教学评估四方面总结了 GBI 实践要素[13]。受动态学习观的影响,人们对体裁知识的形成过程关注日甚。Tardy 的《构建体裁知识》(*Building Genre Knowledge*) [14]就是对本科 ESF 学习者体裁知识发展的历时研究。她基于长年对写作课堂的观察总结了发展体裁知识的路径:利用前经验-课堂反复练习-书面口头练习-咨询专业人士-亲身参与专业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裁知识形成参数:个体、社团、任务。她肯定了体裁可教,并提出教学三原则:构建体裁丰富的教学环境;发展动态体裁观;视体裁为网络。该书对于体裁知识的培养极富启发性,名列高引文献之首。

2.3. 反思 GBI

GBI 旺盛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在于学者对其不断反思,A.M Johns 回顾了 GBI 的发展历程,梳理了体裁应用于二语写作的四大争议话题:体裁如何命名?应优先体裁知识还是体裁意识?采用隐性或显性教学法?主流体裁所承载的霸权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讨论? [15]这些问题极富前瞻性,昭示着该领域的研究前沿。高引文献中另一篇[16]就考察了一名二语成人作者在 ESP 写作课程中根据语境迁移体裁知识养成体裁意识的过程。除体裁意识之外,Johns 提出的体裁的再概念化、体裁与社会权利等都引发了诸多思考。

3. 国外 GBI 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话题

研究热点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4]。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浓缩,文献计量法通常利用关键词频次来确定某一领域研究热点。CiteSpace 利用关键词出现频次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次,自动计算关键词的中心性,并对高频关键词聚类,生成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锁定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将数据输入,时间跨度选择 2000~2018,时间分区设为 1,主题词来源同时选择标题、摘要、关键词,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阈值选择 Top 30,图谱修剪选择最小树,运行软件生成关键词图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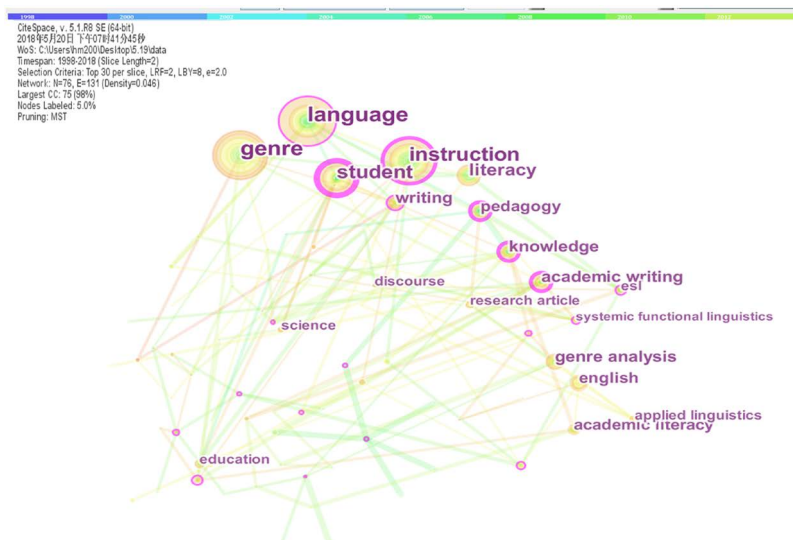


Figure 2. Knowledge map of hotspots in GBI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2 中 N 是关键词，共有 76 个，E 是节点间的连线，有 136 条。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频次，频次越高节点越大。E 是关键词共现强度，两词之间关系越密，连线越粗。N 的紫色光圈代表中心性，光圈越厚，该词连接其他节点的作用越强。如图所示，“语言”是最大节点，紧随其后的有体裁、教学、学生、语文、写作等。它们反映了 GBI 研究者们的关注点，“学生”节点的紫色光圈最厚，表明教学是 GBI 研究重点。这 76 个关键词之间亲疏关系不同，据此可生成不同聚类，更清晰地呈现 GBI 的热点子域。在上一步操作的基础上，选择“cluster”，生成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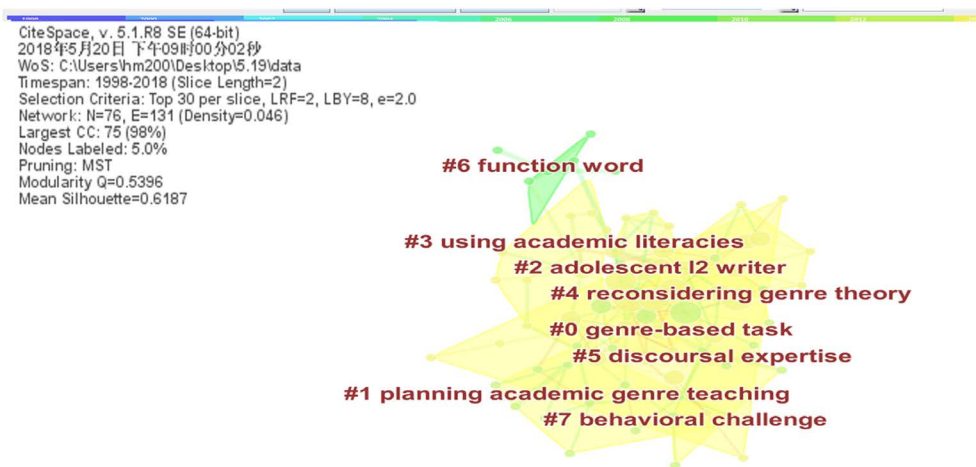


Figure 3. Knowledge map of co-word cluster of key words
图 3.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 3 生成 8 大聚类。模板值(Modularity Q, 简称 Q 值)为 0.53, 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 简称 S 值)为 0.62。当 Q 值大于 0.3 时, 说明网络社团结构显著, S 值越高, 聚类内部文章的相似度越高, 与其它聚类的差异也越大, 大于 0.5 时, 可认定聚类结果合理。笔者手动分析了聚类里的文章, 发现国外学界在 GBI 的研究中, 围绕实施载体、应用领域、对象、主要目标和对体裁理论的更新形成了五个热点子域。

聚类#0 标签为 genre-based task。任务的层进性与体裁教学法内在契合，有助于学习者逐步习得前体裁知识和体裁技巧。因此，GBI 多依托任务开展，如 e-mail、商业策划书、报告等等。聚类#1 标签为 planning academic genre teaching。学术文体，尤其是研究论文具有辨识度极高的体裁特征，因此 GBI 的主要应用领域在于学术写作教学。聚类#2 标签为 adolescent L2 writer，聚焦于 GBI 的主要受众。美国是个移民大国，移民、难民、土著、国际学生等对英语教学提出严峻挑战。读写能力直接关系到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GBI 因其提高读写能力成效显著被应用于青少年二语写作教学。聚类#3 标签为 using academic literacies，聚焦于 GBI 目标之一：学术素养提升。聚类#4 的标签是 reconsidering genre theory，聚焦体裁理论的更新。随着 GBI 实施环境的变化，如学生背景多元化，年龄趋小等，社会文化理论影响日甚，权力、身份等备受关注，数字技术改变着知识结构。体裁理论也需要引入新视角和新的研究维度以适应新的教学环境。

研究前沿被定义为一组凸显的动态概念和潜在的研究问题，是正在兴起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的涌现 [4]，能代表某一领域研究前沿。图 4 是 CiteSpace 生成文献共被引聚类图，显示了 GBI 的研究前沿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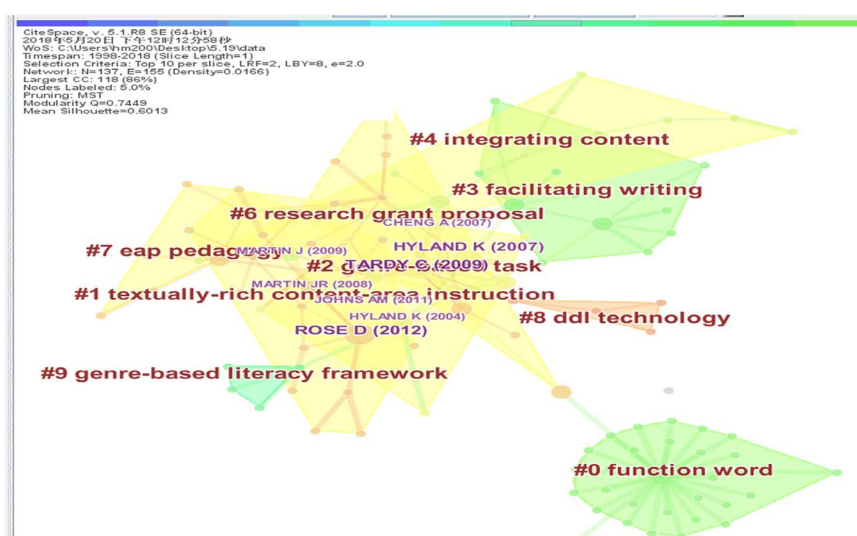


Figure 4. Knowledge map of burst terms of GBI
图 4. 文献共被引聚类图谱

标签为 textually-rich content area 的聚类#1 围绕写作的意义生成展开探讨。基于内容的写作是通过写作构建意义的模式之一。社会因素对教学影响日深，写作被重新定义成“为实现社会意义和功能进行的修辞协商” [17]。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意义是选择的结果这一观点契合，因此在 SFL 框架下考察写作中的意义生成是 GBI 前沿话题之一。聚类#2 的标签虽然是 genre-based task，内部文章聚焦于体裁意识提升。随着教育的认知转向，GBI 教学目标逐渐从显性知识转向隐性意识。标签为 facilitating writing 的聚类#3 聚焦以“过程”视角优化 GBI。随着体裁概念的不断丰富，体裁的动态构建性也被不断凸显。标签为 integrating content 的聚类#4 聚焦基于内容的体裁教学。融语言于科目学习的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被简称为 CLIL。以 GBI 为依托，立足于学科内容的写作研究是近年一大趋势。标签为 research grant proposal 的聚类#6 聚焦于体裁研究中日趋丰富的体裁种类，如项目申请书，研究报告电邮和附信等。标签为 eap pedagogy 的聚类#7 聚焦于语步分析(move analysis)在 EAP 教学中的新应用。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语步分析与语料库技术结合能实现自动评价学生作文，为学生写作提供专业的丰富的写作模式借鉴等。标签为 DDL Technology 的聚类#8 讨论了“数据驱动学习” DDL (data-driven learning) 为 GBI 带来的契机。

4. 总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GBI 研究近年来的前沿话题有: 对写作意义的重视; 对体裁意识的关注; “过程”视角的引入; CLIL 模式; 语步分析的新应用; 日渐丰富的体裁类型; 数据技术驱动。它们给我国外语教学, 尤其是写作教学能带来一定启示。比如现在在我国大学外语写作的专业性不强[18], 学生思辨能力不够[19]等问题; 写作到底是意义的输出还是意义的构建的争论[20], 以及大数据背景对写作教学提出的挑战等, 都可以从 GBI 的研究前沿中获得一些启示。

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课题批准号: XJK17BGD087。

参考文献

- [1] 高荣, 李曙光. 国内英语体裁教学法研究 20 年——基于 1997-2017 年 CNKI 的数据分析[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8, 34(3): 108-112.
- [2] 孙娟娟. 2000-2009 年我国“体裁”研究状况分析[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1, 32(5): 104-109.
- [3] Kim, M.C. and Chen, C. (2015) A Scientometric Review of Emerging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Recommendation Systems. *Scientometrics*, **104**, 239-263.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15-1595-5>
- [4] 李杰.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
- [5] 刘则渊. 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6] Rose, D. and Martin, J. (2012) *Learning to Write, Reading to Learn: Genre, Knowledge and Pedagogy in the Sydney School*. Equinox, London.
- [7] Martin, J.R. and Rose, D. (2008) *Genre Relations: Mapping Culture*. Equinox, London.
- [8] Martin, J.R. (2009) Genre and Language Learning: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0**, 10-21. <https://doi.org/10.1016/j.linged.2009.01.003>
- [9] Swales, J. (1990)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10] Swales, J. (2004) *Research Genres: Explo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rnst Klett Sprachen, Stuttgart.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524827>
- [11] Hyland, K. (2004) *Genre and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 MI. <https://doi.org/10.3998/mpub.23927>
- [12] Bawarshi, A.S. and Reiff, M.J. (2010)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heory, Research, and Pedagogy*. Parlor Press, Anderson, SC.
- [13] Hyland, K. (2007) Genre Pedagogy: Language, Literacy and L2 Writing Instruction.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16**, 148-164. <https://doi.org/10.1016/j.jslw.2007.07.005>
- [14] Tardy, C.M. (2009) *Building Genre Knowledge*. Parlor Press, West Lafayette, IN.
- [15] Johns, A.M. (2011) The Future of Genre in L2 Writing: Fundamental, But Contested, Instructional Decision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 56-68. <https://doi.org/10.1016/j.jslw.2010.12.003>
- [16] Cheng, A. (2007) Transferring Generic Features and Recontextualizing Genre Awareness: Understanding Writing Performance in the ESP Genre-Based Literacy Framework.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6**, 287-307. <https://doi.org/10.1016/j.esp.2006.12.002>
- [17] Canagarajah, A.S. (2006) Toward a Writing Pedagogy of Shuttling between Languages: Learning from Multilingual Writers. *College English*, **68**, 589-604. <https://doi.org/10.2307/25472177>
- [18] 于万锁. 工科博士生英语科技论文写作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建议[J]. 外语界, 2014(3): 55-62.
- [19] 何其莘, 殷桐生, 黄源深, 刘海平. 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1): 25-29.
- [20] 郑超, 常春娥. 是传递意义还是炫耀形式[J]. 现代外语, 2014, 37(4): 513-524.